



宝鼎山“三绝”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汤涛

垫江宝鼎山又名宝顶山、鸣凤山、踔崖山，位于高安镇与沙河乡交界处，距县城30多公里。

宝鼎山山势呈东北—西南走向，最高海拔1063米，系大巴山支脉、精华山主峰。

自唐朝初年修建道教清风观后，就成为宗教圣地和旅游胜地。宝鼎山是重庆市“市级森林公园”，自然景观非常优美，素有“渝东名山”之称。

宝鼎山拥有独特的地形地势、丰茂的植被、旖旎的风景，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

万亩紫杜鹃、千年古蜀道、云海日出，是宝鼎山自然人文景观“三绝”。

目前，正是宝鼎山杜鹃花盛开的时节。从现在开始到10月，都可以到宝鼎山，或赏杜鹃、或探古道、或观云海日出……

宝鼎山紫杜鹃是灌木杜鹃，属高山杜鹃，生长在海拔700米到1000米的地方，长度几公里，总面积近万亩，是宝鼎山独有的旅游资源。

受气候、海拔、土壤等因素影响，宝鼎山是目前全国紫杜鹃唯一成片、集中的生长区。

在紫杜鹃分布区域，还夹杂着大量红杜鹃。

每年4月中旬，当垫江的牡丹花逐步凋零的时候，宝鼎山的紫杜鹃就开始绽放。

紫杜鹃的花期一直持续到“五一”期间。紧接着，又是红杜鹃开放，直到5月下旬才结束。两种杜鹃花花期加在一起，观赏时间超过40天。

最为赞叹的是，宝鼎山紫杜鹃与雾海、日出、迎客松、千年古道等叠加在一起，美不胜收。

由于天气原因，今年花期比往年提前10天左右。目前，濠田口、同治古道、大观古道等低海拔地区的紫杜鹃已陆续开放，山顶的花期在4月中旬进入盛花期。

宝鼎山上有一条千年古蜀道——忠

垫古道。

古老的忠垫古道从此处翻越宝鼎山，是千百年来连接忠州和垫江的一条重要道路，也是忠县两口盐井所产食盐运往垫江及成都的重要商道。

忠垫古道大多建在陡峭的石壁上，现在留存下来的古道从沙河乡原东山煤矿后面，一直通往宝鼎山濠田口隘口，全长约3公里、宽约1米。其中有2公里长的路段用青石板铺成。

最为险要的一段约有500米长。道路的一边是近乎直立的石壁，另一边是几十米高的悬崖，具有“雄、奇、险”的特点。

忠垫古道旁的一段石壁上，篆刻有“大观四年三月十三范正大”11个字。在另一段古道石壁上，篆刻有“大清同治五年改修此路”10个字。从两处石刻可以知道，由这两段古道组成的忠垫古道，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。

每当太阳出来时，斑驳的阳光穿过树叶缝隙，洒在鲜艳的杜鹃花瓣上，洒在古老的石板路上，投下跳动的光斑，形成明暗交织、生机跃动的天然画作，古道千年的繁华与寂静被赋予了新的生机。忠垫古道，也是“千年古县”垫江的文化记忆。

徒步在蜿蜒山林间的石板路、陡峭的石梯上，可以触摸到古老垫江悠久的历史，感受到千年古道的独特文化魅力。

除了万亩紫杜鹃、千年古蜀道，云海日出就是宝鼎山自然人文景观的“第三绝”。

每到夏季的雨后，垫江宝鼎山就可以欣赏到壮美的云海日出奇观。



宝鼎山云海日出

一场雨后，在宝鼎山巅，一堆堆雪白的云群，从四面涌来。

盘旋、堆叠、萦绕……宝鼎云海给人以神秘、梦幻的感觉，让人宛若人间仙境。

站在位于宝鼎山主峰的八角亭，游人居高临下，观赏碧波万顷、无边无际的滔滔云海，如临大海之滨，波起峰涌、惊涛拍岸。

天际缓缓变亮，遥远的云端抹上一层金黄，一轮红日在云浪中缓缓升起，霞光逐渐映红翻滚的云海，宝鼎山美丽的日出景观便呈现在游人眼前。

宝鼎云海和日出景观，是大自然赋予垫江的又一奇观美景，一定会让你心旷神怡。

山行石人峰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永梅

“都有食人的蜂了，还去爬那山？”母亲不解地问。

“哪有，是长得像人的石头，叫石人峰。登上去，吹吹风，散散心，可美啦。”

南川三泉的清晨，是被浓厚的晨雾、潺潺的溪流和车轮碾过碎石的声音一同唤醒的。我们刚从车上下来，便被一阵山风迎面狂吻，帽子、头巾、衣角瞬间在空中乱舞，原本素净的山谷一时间五彩缤纷。

此时，城市尚在夜色的余温里似睡非醒，我和二十多位同伴已站在三泉镇独马头那条不起眼的碎石路口。今天的目的地，是金佛山北坡著名的石人峰。不同于网络上那些动辄二十公里、爬升两千米的自虐大环线，我们选择了更为亲民的小环线——一条专为想在一天之内既窥见险峻、又不至于透支体力的都市行者准备的路径。

然而，计划总赶不上变化。正要启程，便有人因担心路途遥远而选择留守，在独马头附近等候。我心里也咯噔一下：养伤休养一百二十天的腿，会不会旧疾复发？但想起前几天复查时医生“已经正常”的叮嘱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行。

顺着碎石村道转过几道弯，耳畔渐闻溪涧轰鸣。抬眼望去，一道瀑布如玉龙从天而降，水雾在阳光下折射出迷离光晕。正当大家在瀑布前合影时，又有同伴因身体不适原路折返。队伍在进退之间摇摆，我们也纷纷相互提醒：身体若吃不消，不妨就此止步。

犹豫只在转瞬之间。我想起出发前对自己的承诺——来都来了，怎能不见那传说中的奇景？怎能不赴那场心心念念的“石人喂金鸡”？

目送同伴下山后，我们加快脚步。山路愈发崎岖，在崇山峻岭间，偶见两处零星老屋。土墙斑驳，仿佛一碰就会簌簌掉下岁月的尘埃。其中一家空无一人，另一家门口，两位妇人正低头捋胡豆。

我好奇地打听她们的姓氏。老姬姓陈，中年妇人姓刘。

“刘？”我心头一热，“我也姓刘！”在这深山老林里遇见自家，便多了几分亲切与暖意。

她们热情招呼我们进屋歇脚，甚至挽留道：“吃了饭再登山嘛，不急这一会儿。”盛情难却，更难得这份偶遇的温情。我谢过她们的好意，略作补给，再次启程。有了这份“刘氏家族”的加持，脚下的步子似乎也轻快了

许多。

越往上走，越显惊心动魄。路逐渐被荒草吞没，取而代之的是被水流冲刷得圆润却湿滑的巨石，以及近乎垂直的土坎。这不再像漫步，而更像一场与地心引力的博弈。汗水顺着额角滑落，双腿如灌铅般沉重。

途中遇到一对从石人峰下来的年轻情侣，女孩见我气喘吁吁，急忙提醒：“姐，上面风大得很，一定要注意眼镜，刚才就有人人的眼镜被刮飞了。”

当最后一根荆棘被拨开，眼前豁然开朗——石人峰，就这样静静耸立在面前。

那一刻的震撼，是快门无法完全捕捉的。它不像远眺时那般温顺，近看才知何为险峻：一根百米高的独立石柱，底部仅有一隅与山体相连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倾倒，却又以惊险的平衡屹立了千万年。旁边的“金鸡”与“食盘石”亦是如此，三块巨石凌空于悬崖边缘，脚下便是万丈深渊。云雾在谷底翻涌，偶尔漫过石人的腰际，让人产生一种踏在船舷边的眩晕感。

返回时，我们在石人峰下的草林间休憩，拿出酒与干粮，对着群山咀嚼，和绿野对饮。此时的风很温顺，吹散了所有疲惫。

下山的路，是对意志的另一重考验。尤其是临近终点那段长陡坡，每走一步，小腿都在剧烈抗议，脚掌打战，仿佛踩在棉花上。我滑倒几次，心里不免生出悔意：早知道这么累，是不是该和友人一起半道折返？

然而，当我扶着登山杖喘息，不经意间回头一望——夕阳西下，金佛山北坡的重峦叠嶂被染成一片葱郁的绿野仙踪，瀑布在光影中如银河倒挂。

那一瞬间，所有后悔烟消云散。如果不过来，我又怎会在深山偶遇刘姓人家？又怎能亲眼看见“石人喂金鸡”的旷世奇景？又怎能亲自丈量这1700米的海拔？

回到独马头，已过去八个多小时。回望那座隐入云雾的孤峰，心中竟生出一种奇异的平静。小环线虽短，却像极了人生的某些片段：在半途或许会有退却的念头，但只要咬牙坚持，挺过那阵腿脚的颤抖，留在记忆里的，终将是那片壮阔的绿野仙踪，而不是途中的狼狈与喘息。

山青花欲燃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何真宗

“江碧鸟逾白，山青花欲燃。”再读杜甫这句诗，脑海中便浮现出家乡万州的景象，这诗句仿佛是为她量身定制——三十万株三角梅，如火如荼地铺满长江两岸，从江岸到庭院，从阳台到街巷，将这座依山傍水的城市染成了一片绚烂的花海。漫步其间，我总被这蓬勃的生命力所震撼，它不只是一种风景，更是一段缓缓展开的叙事，诉说着万州的蝶变与新生。

每年四月，我的目光都会被那铺天盖地的色彩所吸引。长江之水浩浩荡荡，自西向东穿城而过，而两岸的三角梅却以最热烈的姿态迎接着每一缕阳光和每一个生命。它们簇拥在堤岸上，紫红、粉白、橙黄，交织成一条绵延不绝的彩带，倒映在粼粼江水中，仿佛天地间都浸染了这份鲜活。白居易曾吟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，此刻的万州正是如此——走入寻常巷陌，家家户户的阳台、院落里，三角梅探出头来，或垂挂如瀑，或攀援成墙，将单调的建筑点缀得生机盎然。老人们坐在花下闲谈，孩童在花影间嬉戏，连空气里都弥漫着淡淡的甜香，让人不由想起王维笔下“桃红复含宿雨，柳绿更带朝烟”的田园诗意，但这里更多了一份人间烟火的温暖。

三角梅的意义远不止于此。随着脚步深入，我发现这花海背后，是万州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。过去，这里虽坐拥长江黄金水道，却难免有山城的局促与陈旧。近年来，随着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深入人心，万州人开始以花为媒，重塑家园。三十万株三角梅的种植，并非偶然——它源于政府的规划与居民的自觉，将荒坡、空地变为花廊，让老旧社区焕发新颜。记得邻居李大爷的故事：他退休后，在自家小院种满三角梅，起初只为赏心悦目，后来竟带动整条街巷竞相效仿，如今那里已成为游客打卡的花巷。

三角梅的蔓延，像一股无形的力量，凝聚了人心，提升了城市的品位。它让万州从一座工业重镇，悄然转型为一座宜居宜游的花城，吸引着八方来客。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”，花与城交融，情与景共生，如今

万州人就是这种生活状态。

当我静下心来，这花海更引发了我对生命与坚韧的思考。三角梅并非娇弱之花，它耐旱、耐贫瘠，在万州的山水间扎根生长，恰似这座城市的品格——历经沧桑而生生不息。万州自古是巴渝要塞，锻造了人们豪爽而顽强的精神。三角梅以它的蓬勃，无声地诉说着这种精神：无论环境如何，总能绽放出最美的姿态。在三角梅的映衬下，万州的现代繁华与历史底蕴交织——高楼大厦间，花枝摇曳；江轮鸣笛中，暗香浮动。它不再是简单的观赏植物，而成为一种象征，寓意着万州人在时代浪潮中，既保有传统的坚韧，又拥抱开放的活力。

夕阳西下，我站在长江边的音乐广场，回望这片花城。三角梅在余晖中愈发鲜艳，宛如给万州披上了一袭锦绣华袍。如今的万州，正是这股景象——花开了，城活了，人笑了。这三十万株三角梅，不仅铺就了一条美丽之路，更铺就了一条通往幸福与未来的心路。

或许，真正的花城，不在于花有多少，而在于花中蕴藏的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。万州，正以她的方式，在长江之畔书写着一首永不凋谢的史诗。

